

[英] 威尔·安德鲁斯 著
罗伊·坦普尔曼

福尔摩斯探案续集

许艳 杨诗伟 等译
谢为群 校



Sherlock Holmes

冬至节谜案



群众出版社

威尔·
罗伊·

福尔摩斯探案集

许艳 杨诗伟 等译
谢为群 校



Sherlock Holmes

冬至节谜案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冬至节谜案/[英]安德鲁斯等著;许艳等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4. 10

(福尔摩斯探案续集)

ISBN 7-5014-3199-X

I. 冬… II. ①安…②许… III. 侦探小说-作品
集-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50709 号

冬至节谜案

著 者:[英] 威尔·安德鲁斯
罗伊·坦普尔曼

责任编辑:张 蓉

封面设计:章 雪 王 子

责任印制:连 生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010) 67633344 转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100078

网 址:www.qzCBS.com

信 箱:qzs@qzCBS.com

印 刷:北京京安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数:253 千字

印 张:10.625

版 次: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014-3199-X/I·1353

印 数:0001—5000 册

定 价:20.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目 录

冬至节谜案	(1)
神秘的中国船	(99)
钟表匠	(161)
战利品馆	(213)
桑德瑞汉姆宫中的盗宝之谜	(247)

冬至节谜案

许 艳 译

谢为群 校



圣诞节这个名字本身就充满着魅力。只有查尔斯·狄更斯的语言而不是拙劣的言辞才配描述它。尽管如此，回首流年，我还是要说，比起最近几年度过的圣诞节，年轻时的冬至节^①才更让人留恋。譬如上个世纪末，那时候维多利亚女王仍然在位，世间一切太平无事，当时的圣诞节的确是一段迷人的时光。

从米迦勒日开始渐渐养肥了的鹅是全家人向往已久的，还有刚出笼的热气腾腾的布丁以及滚烫的白兰地。大餐之后，吃得忘乎所以的家人都聚在柴堆四周，古老的歌儿唱起来，古老的的笑话不知又重复了多少遍，众多的男欢女爱又造就了另一代人的开端。

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又要临近了。即使像我这样严肃持重的医生也带着兴奋企盼着工作。当然啦，世人当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斯克鲁齐^②般的吝啬鬼，这些人对即将到来的庆祝活动兴趣索然。凭经验判

① 冬至节即圣诞节。本书第二章有详细说明。

② 斯克鲁齐是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小说《圣诞赞歌》中的人物，是一个让人憎恨的老吝啬鬼。



断，其中之一就是我的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冒着见面时受到冷嘲热讽的危险，我决定走访贝克街的老房子，向福尔摩斯致以节日的祝福。

结婚之后，我很少见到福尔摩斯。但是，只要繁忙的职业生活允许，我总是力争继续与他保持联系，惟恐独居贝克街221号的老房子会影响他原本就有些忧郁的性格，使他会变得更加郁郁寡欢。

“亲爱的华生，见到你真高兴。相信你夫人同她的娘家人共度圣诞，大约要到新年才回来，这段时间你不会太寂寞吧！”

我惊叫：“福尔摩斯，即使你有非凡的推理能力，又怎么能了解我最隐秘的家事安排呢？”

他看起来身体健康，头脑机警，只是比以前更消瘦了些。“别这么大惊小怪的，老兄，”他说，“这算不上什么谜案吧？你脱掉大衣时，我注意到你外套翻领上粘着一根箔丝，袖子上有一根松针。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一个人正忙着装点圣诞树的画面，如此推断这个人的行为还算不失公正吧！”

我疑惑不解地说：“得啦，福尔摩斯，难道这不是正常的节日活动吗？”

他表示同意。“当然了，华生，但是这么早就不正常了。按照传统，你和男仆总是在圣诞夜当晚才装点圣诞树。我自问为什么你会比平时早几天呢？得出的答案就是夫人出门远行过圣诞节了，无法与你分享这份快乐。主显节之前，她是不会回来的，否则，稍后她仍然有机会目睹你的手艺。我还注意到她带走了女仆。”

我大声叫起来：“这些你是不可能靠推理出来的！”

他神秘地微笑着说：“恰恰相反，华生。如果女仆仍然在府上，她早就把你身上留下的箔丝啊、松针啊一类的东西拂掉了，我就看不到这些‘线索’了。”



当然喽，如此一解释，一切都合情合理，无懈可击，福尔摩斯的推理总是这样。尽管如此，福尔摩斯的推理方法却不是刻意研究出来的，而是由于长期推理思考，从而使它演变成了他的第二天性。的确，他得出结论的速度总是让他的听众惊叹不已。

我决定进一步测验一下他的推理能力，就问：“是昨晚什么时候呢？”

他敏锐的目光变得柔和起来，有些闪闪发光。“不是太精确，只能说在五点到六点之间。”

我说：“你只是随便猜测的，对不，福尔摩斯？”

他转过身来。“我从不猜测，我总是推理。你是一个有规律的人，这一点我非常清楚，并且我还知道，你每天下午五点准时到家。通常六点钟开始换衣服吃饭，如果你六点以后装饰圣诞树，箔丝和松针就会粘到你的晚礼服上，那样，我就看不到了。”

这里面的逻辑竟这么天衣无缝。尽管我已经领教过无数的先例了，我还是不得不钦佩他聪颖的头脑、敏捷的反应。

我说：“福尔摩斯，我只不过是来祝你圣诞快乐的，而你却立刻让我想起了我们共事的大好时光。婚后的生活确实很惬意，可我还经常梦到有斑点的绳子^①，顺着铃绳盘旋而下，梦到差点以波希米亚丑闻而告终的那件事。”

他和蔼地微笑着。“亲爱的华生，一个人不可能拥有他想得到的一切。你够幸运了，老兄。”他一边说着，一边斜睨艾妮-阿德勒的画像。

我们坐在熊熊的炉火前，壁炉上没挂什么节日饰物。其

^① 有斑点的绳子指的是一条蛇，是福尔摩斯侦破的“斑点带子案”里的情节。



实，上面日常的饰物也没给这些东西留下多少空间。

我们抽了雪茄，他又把扁酒瓶递给我，说：“华生，我真心向你和夫人致以最诚挚的节日问候。或许，我并不是你想像中的那种吝啬鬼。圣诞节的神灵，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尽可以同样自由地光顾，我绝对欢迎他们。我犯过错误，但却从未故意伤害过任何无辜的人，可以引用克莱夫做孟加拉总督时的一句话——‘我为祖国做过贡献’。”

我只得承认他说得没错，并问他：“独自一个人不按传统的方式过圣诞节，你不觉得无聊吗？”

福尔摩斯迅速恢复了愤世嫉俗的常态，“让我觉得无聊的是少数人年复一年地过度挥霍和铺张浪费。绝大多数人都很穷，街头巷尾赤脚的男孩根本没有长袜裤，即使有的话，我甚至都怀疑他的父母是否有东西可以往里放，说不定这些孩子还没有父母呢！”

我满怀对世人的良好祝愿，尤其是对歇洛克·福尔摩斯的良好祝愿来到这里，而这一切似乎是在自讨没趣。我陷入了尴尬的沉默。

楼下传来了“砰、砰、砰”急促的敲门声，之后，我听到了哈德逊的脚步声，继而楼梯上传来了说话的声音。福尔摩斯瞟了一眼钟表，又瞟了一眼猎人怀表，似乎要确定钟表是否走得很准。

他说：“吉姆斯·哈丁先生来了，我们互不相识。他约好要见我。他身体健壮，生性鲁莽，比我们年轻。”

他呵呵地笑了。“华生，只有鲁莽的人才会在有门铃的时候仍然重重地敲门，就像我们以前那样。他年轻、强壮，这是从他敲门的态度推理出来的，他缺乏耐心，不过，再过几年就会有的。你看，他约好中午十二点来，可你看提早了一刻多钟呢。”



我又见到了哈德逊太太，心里感到很亲切，刚才是比利带我进来的，我没有看到她。她微笑着说：“啊，医生，见到你真高兴。福尔摩斯先生，一位名叫吉姆斯·哈丁的先生到了。他来得早了一点儿。您现在要见他吗？”

福尔摩斯点点头。“当然啦，哈德逊太太，就请你把他带进来吧。噢，华生，非常欢迎你留下来听听哈丁的难题。是不是像回到了从前？”

吉姆斯·哈丁确实是一个体格强壮的人，约二十七八岁，穿着城市化，颇有品位。由于到了室内，深色长大衣的皮毛领子已经翻了下来。他看起来精明强干，神情急切却没显得焦躁不安。他问我的朋友：“你是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吧？”

福尔摩斯点点头说：“是的。这位是我的朋友兼同事约翰·华生医生。在他面前，你尽可以直言不讳。”

哈丁友好地冲我点点头说：“医生，见到你也很高兴。”

他很快就舒适地坐好了，并不无感激地接受了给他斟的酒，但却显得有些过于着急了，还没等一切就绪就迫不及待地开口说：“我要提出来的问题或许听起来并不复杂。是这样，一位刚结识的人邀请我参加在他的豪宅举办的圣诞聚会。”

福尔摩斯说：“我也觉得这听起来不像什么复杂的问题。毕竟，哈丁先生，你对邀请若有丝毫狐疑，只要婉言拒绝就行了。告诉我，你是在哪儿遇到这个慷慨大方的慈善家的？他的言谈举止怎么样？我自以为我们正在谈论的是位男士，对吧？”

哈丁回答说：“我是在剧院休息室遇到他的。剧场休息时，我和几个朋友到休息室休息，就和他聊了起来。”

“你的朋友认识他吗？”

“不认识，我们大家都不认识他。这位杰拉德·麦可米兰先生已人到中年，穿着得体。面色红润，生性开朗乐观。他跟我提到了自己的豪宅——肖氏庄园，说那是苏塞克斯郡亨菲尔德



镇附近的一座伊丽莎白时代的大庄园。我从庄园的名字推断，那不是从他自己的家族继承下来的。”

福尔摩斯看了看我，我会意地清了清嗓子说道：“我只能再次重复福尔摩斯刚才说的话。既然心有疑虑，为什么不拒绝呢？而且拒绝也绝对不会显得失礼。”

他压抑着内心的激动说：“是的，医生，但我觉得好奇，尤其是他还提到我可以带几个朋友，两三个，再多几个都行。他还说，我们能从圣诞夜一直住到新年。你不觉得这很有趣吗？”

我只能表示同意他的看法。福尔摩斯也说：“我也会因为太好奇而不愿意不假思索地一口拒绝。一个既大方又冲动的人邀请他颇有好感的陌生人到乡村宅邸过圣诞节，这在一定程度上我能理解。使我感到疑惑的是，他又请你带几个他全然不了解的朋友去。好吧，我很高兴你让我知道了这件有趣的事。毕竟，按照华生的说法，这是一个对所有人都充满善意的节日。即使是老练的侦探也能放纵自己一次，调查一个看似琐屑的小问题。哈丁先生，你应该找几个人，带他们到肖氏庄园过节。一定要确保这些人都是坚毅可靠的，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可以仰仗他们。我估计不会有什么麻烦，但还是不能掉以轻心。要确保你的同伴都是意志坚强、身体健壮的，以防不测。”

哈丁英俊的面庞透出喜气。他说：“我本来就希望你能提出这样的建议，先生，因为整个计划安排里总有点儿什么吸引着我。是比庄园主更为怪异凶险的原因诱使我到这个豪宅去的，这种朦朦胧胧的可能性吸引着我冒险。医生，你是一位老兵，从阿富汗战场上退役的军人，因此，我相信你一定能理解我的感受。”

我问：“我军旅生涯的历史就那么一目了然吗，先生？”

他开口笑了：“啊，你还相当年轻，却有一条腿残疾，这



条腿你很少用。我还注意到你的短须仍然是以军人的风格修剪，用热蜡除去杂毛的。还有就是这个房间里有好几件家什和手工艺品是产自阿富汗的。”

福尔摩斯鼓起掌来。“妙极了，华生，这正是我们所欣赏的人。但为什么这个未婚、在加尔得福特拥有古董买卖、双手灵活、且配有左轮手枪的好射手需要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帮助呢？”

哈丁呵呵地笑了。“你已经自问自答了，福尔摩斯先生。尽管我善于观察，头脑清醒，却不知道对我你是如何了解到这么多的。”

福尔摩斯摆动着他的石南根烟斗，他就这样牢牢地吸引住了我们——他的听众——的注意力。那天他显然很偏爱那只烟斗。过了片刻，他说：“我观察到你的鞋上粘着一种特殊的石堇粉尘，这主要出在加尔得福特地区。你熟知东方手工艺品，这就透露了你的职业。频繁地使用很重的左轮手枪，使得你的左手和右手上均匀地留下了痕迹。因此，如果你没有荒废时日的话，应该是一位优秀的射手，极有可能是左右开弓的双枪手。”

我打破了短暂的沉默，说：“福尔摩斯，你能抽空来帮我的忙吗？我的妻子走了，在她走之前，我就想找一位医生助理。你来做我的助手好吗？”我犹豫再三，最后只得打出了王牌：“福尔摩斯，别忘了，这是圣诞节呀！”

之后是相当长的一段沉默。福尔摩斯打破了僵局，说：“就这样，为什么不呢？好了，哈丁，如果你愿意这么安排，我和华生很高兴同你一起到肖氏庄园过圣诞节。”

这样约定之后，哈丁简直是笑逐颜开，福尔摩斯又问了他几个相关的问题。

“麦可米兰遇到你时，对你身边的朋友态度如何？”



“噢，彬彬有礼，但不够热情，没有和我讲话时那么友好。”

福尔摩斯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我明白了。你的朋友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哈丁冲着我们坦诚地微微一笑。“他们是手艺人，还有两个是协助我运输古董的。”

福尔摩斯对这一点有点儿穷追不舍。“麦可米兰示意这些人可以加入肖氏庄园之行的行列了吗？”

哈丁说：“没有，但是他也示意不可以让他们加入。事有凑巧，他们觉得他有点儿冷漠，我觉得他们也不愿意接受类似的提议。毕竟他建议我带几个与我品位相同的朋友，但并没有暗示我的同伴不可以是这一类人。”

我的朋友沉思了片刻，然后说道：“哈丁先生，最后一个问题，不过，你千万别有被审判的感觉。你猜想一下这个麦可米兰先生是否还向其他人发出了邀请？如果是，你认为邀请的范围有多大？”

哈丁有点儿迷惑不解地说：“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福尔摩斯先生。但是却没办法找到答案。”

哈丁走了，为我们能与他一同前往肖氏庄园而欣喜若狂。他还承诺与福尔摩斯保持联系，商讨此次行动的最终安排。

他离开之前确实又问了福尔摩斯最后一个问题，这足以显示出他头脑有多精明。“福尔摩斯先生，我和麦可米兰联系的时候，是应该道出你和华生医生的真实身份呢，还是编造两个新人物让你们来扮演呢？”

想到整个假期都要假扮一个虚构的人物，我有些顾虑。其实大可不必忧心，因为福尔摩斯的想法和我的不谋而合。“不，不，哈丁。我和华生大家都太熟悉了，不可能像你所说的那样连续伪装那么多天。粘在皮肤上的假胡须和整容剂极易察觉，尤



其是在饭桌上。我并不否认我也偶尔乔装，但一般都是在时间短促而且环境幽暗的场合。我认为，如果他拒绝我们登门做客，那我们就知道事有蹊跷了。既然如此，就让我们顺其自然，勇敢地面对现实吧！”

哈丁走后，我和福尔摩斯讨论了即将到来的圣诞冒险。福尔摩斯的系列剪贴簿里有一本是关于大不列颠群岛境内的豪宅别墅和名胜古迹的。据上面的材料记载：肖氏庄园曾被亨利八世焚为平地，1660年由查理·雷那斯公爵重建，恢复了昔日的光彩；苏塞克斯郡亨菲尔德附近的村民声称该庄园闹鬼，现在的庄园主很难雇到佣人。“嘿，华生，没有什么比一个快活、善良的冬至节鬼魂更能体现圣诞节的传统了。铁链叮叮当，夜里卧室里传出鬼嚎声，那才像圣诞节，哦？”

我嘟哝着说：“福尔摩斯，你和我一样，心里明白世上根本没有什么鬼魂。事实上，从我以往的经历来判断，你比我更不相信这些胡话。”

福尔摩斯带着罕见的诙谐表情说：“你我都知道鬼魂不存在，可鬼魂知道吗？”

他把那本剪贴簿递给我，又埋头在收集的材料中翻找其他相关的内容。

我大声朗读起来：“现在肖氏庄园的拥有者杰拉德·麦可米兰是一位城市金融资本家。”

福尔摩斯研究着第二本剪贴簿，那是他从架子上取下来的。看了一会儿后，他才说：“麦可米兰实际上是个投机分子，他冒充金融资本家到处招摇撞骗。他最出名的骗术是圣诞节礼物篮。1882年，他在整个伦敦市区向那些生活贫穷、勤勉工作的人按周收取钱款。鬼把戏是这样的：这些人每周交给他或他的收款人一小笔钱，这些钱到年底就能攒到几镑。交清后，他们就能在圣诞节收到一个漂亮昂贵的圣诞礼物篮，里面装着



一只鹅、葡萄干布丁、肉馅饼、蜜饯、红酒和其他时令佳品，其价值远远超过他们已经支付的总额。五颜六色的宣传手册，使这个骗局在平民百姓的眼里就像天赐之福。而这些人出于生存的本能，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以正常的方式每星期省下这笔节日大餐的款项的。人性如此，环境如此，任何样式的贮钱罐都会被他的主人拿去支付临时的、紧迫的、更为必要的用度。但是，一旦把钱付给麦可米兰，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索要这笔积蓄。而这个希望呢，除非付清了每周的款额，否则是不能兑现。”

我问：“这篇文章的出处呢，福尔摩斯？”

他大笑。“我偶尔会有较长的一段时间比较懒散。一次我查阅了所有的剪报，准备把本国出现较多的、纷繁复杂的坑蒙拐骗术整理整理，编辑结集。我刚才读给你听的只是有关此人的一段内容。还有几页都是有关此人的一些其他令人深恶痛绝的行为，其用心都是掠夺劳动人民本来就少得可怜的钱财。其中一个案例就是‘假日轮盘辛迪加’，即一封许诺可以发财的连锁信。只要大量抄写这封信，分寄给亲朋好友，并每周付给麦可米兰 5 先令，连续付足二十周后，就能保证每周有 5 镑的收入。”

我说：“好了，虽然我承认这个家伙十恶不赦，可也不能不看到这些所谓的受害人本身的贪婪和愚蠢吧。”

福尔摩斯说：“华生，你真无知，只有你这样博览群书，并且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可能具备这样的理智，而这对一个穷困潦倒的穷苦人来说是不可能的。”

又让他说对了。我不满地嘟哝了几句。

下午的时间都用在了查阅其他的分类剪贴簿上，尤其是那些看似能提供信息的，如以“贵族”、“火焰”、“昔日苏塞克斯”等等为目录名称的剪贴簿。可能引发我们兴趣的东西，我



看不出有什么用处，而福尔摩斯却截然不同。他不时地在剪贴簿的某处用公共马车票做标记。他的口袋里似乎有许许多多这种车票，仿佛装在那儿专门用做书签似的。由于他通常乘双轮双座马车旅行，我忍不住想知道这些车票是从哪儿弄来的。

福尔摩斯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说：“你知道，华生，有些人实际上无事可做，只好收集这些车票。最近我刚为这样一个人效过力，他感激不尽，坚持一定要把他所有的重复车票都送给我。就这样，我经常受到不想要的馈赠，并从长期痛苦的经历中明白了一个道理，接受比拒绝少费些周折。通常情况下，只要赠送人看不见，我立刻就把所赠之物扔掉。但这些东西我能派派用场，这些你已经看到了。”

我为那个慷慨大方的老兄感到一阵伤心，他肯定是把自己视若珍宝的东西赠予了恩人。

我问：“天啊，你到底为这个公共马车票收藏者效过什么力呀？”

他微笑着说：“他有一张稀有的车票，是从白垩农场到黄缘山峡的，这对他来说简直是无价之宝。可是不知道被他的哪一个友好的收藏对手偷走了。我设法为他找了回来。这种车票过去是大量印制在淡蓝色的票卡纸上的。”有时候我真希望从来都没问过福尔摩斯某些问题。你看，无论你问的问题有多么平淡无奇，答案里的细节都会迫使你催促福尔摩斯讲述更多的内容。

这不，我又问他了，“你是怎么发现窃贼的？”他有些得意洋洋地说：“啊，我不仅发现了窃贼，还设法让他把车票还给了合法的主人。我有个熟人叫格罗格·汉堡。他住在东区，是个伪造专家，更确切地说，在他完全洗心革面之前是个伪造专家，但他仍然拥有一个小型手动印刷机，他过去常用这台机器印制绝对能以假乱真的银行本票。我让他看了一张普通车票，